

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

郭美兰

内容提要 五世达赖喇嘛法名阿旺罗桑嘉措,是西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为清初加强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从而为藏传佛教的广为传播创造了条件。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五世达赖喇嘛入觐问题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蒙、汉文档案史料,论达了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这一清初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其意义。

关键词 清代 达赖喇嘛 西藏 藏传佛教 民族

五世达赖喇嘛是西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生于前藏山南琼结地方,明天启二年(1622年)被迎至哲蚌寺坐床,天启五年(1625年)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前往拉萨,给五世达赖喇嘛剃发、授戒,取法名为阿旺罗桑嘉措(简称罗桑嘉措)。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为清朝初年加强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也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本文主要根据新近发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蒙、汉文档案史料,就五世达赖喇嘛觐见的原因、过程及其意义试作论述。

藏传佛教是蒙藏民族地区流传最为广泛、得到普遍信仰的一种宗教,其在清代往往直接影响蒙藏地区人心向背及政治形势。因此,清政府一向把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作为联合、结好蒙古的一项重要政策,早在入关前就积极兴建佛寺,保护寺庙,加强与西藏僧俗首领的联系。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为了争取蒙古,扩大自己的势力,决定延请五世达赖喇嘛。这一决定引起了喀尔喀、厄鲁特蒙古的极大反响。喀尔喀部马哈撒嘛 谛塞臣汗奏言:“闻圣主有拟迎聘达赖喇嘛之旨意,甚善也。喀尔喀七旗、厄鲁特四部亦欲前往迎聘。圣主若遣使前往,乞请路过我部,以期同往。我等三汗会议一致,特遣使前往请安,并商迎聘达赖喇嘛事宜”^①。至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特遣察干格隆等人赍书赴藏延请五世达赖喇嘛,其书曰:“今遗书佛教至尊大喇嘛等,特为古帝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绝,遣使延请圣贤。若思传扬佛教于众生,必得其益,惟尔等所愿耳。其笃切延请之意,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察干格隆、玉噶扎里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袞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斯坦巴达尔寨、春磊俄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②。五世达赖喇嘛接到邀请,并未起程东行,而是另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赴盛京。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60册。

② 一史馆藏内阁国史院满文档,第16册。

崇德七年十月初二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至盛京,皇太极率领王公贝勒等亲自出城相迎,遇以优礼,在宫内崇政殿盛筵款待,并命八旗诸王、贝勒等分别备筵,每5日宴请1次。八个月之后,即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回西藏时,皇太极又遣察干格隆等人携带书信和礼品,一同赴藏。其致五世达赖喇嘛书曰:“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甚喜悦。兹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俱令察干格隆、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诺木齐格隆、诺莫干格隆、萨木谭格隆、衮格垂尔扎尔格隆等口悉。外附奉金碗一、银盆二、银茶桶三、玛瑙杯一、水晶杯二、玉杯六、玉壶一、镀金甲二、玲珑撒袋二、雕鞍二、金镶玉带一、镀金银带一、玲珑刀二、锦缎四,特以侑觞”^①。同时,又给当时掌握西藏政权的顾实汗带去文书和礼品。其文曰:“朕闻有违道悖法而行者,尔已惩创之矣。朕思自古圣王致治,佛法未尝断绝。今欲于图白忒部落敦礼高僧,故遣使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偕行,不分服色红黄,随处咨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尔其知之。附具甲胄全副,特以侑觞”^②。同年九月,顾实汗遣使到盛京,向皇太极建议:“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③。然而,皇太极在世时,晤见五世达赖喇嘛之事始终未成。

顺治元年(166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其政权由割据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变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它与蒙藏地区的关系,也由入关前的互不统属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清政府并未放弃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而是继续用来为其巩固政权、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服务。顺治帝多次派人入藏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问候致意,并在各大寺熬茶、发放布施,不时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入京。顺治五年(1648年)新年伊始,即派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往谕五世达赖喇嘛曰:“高僧来书问安已阅。古来佛法无边,教化众生,贵于行善,安居乐业。为此,敦请高僧喇嘛来京,祈祷永久幸福,指导直理之路,是为至盼”^④。并谕令四世班禅等人劝五世达赖喇嘛入京。

对于清政府的屡次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只是遣使入京朝贺,进贡方物,始终没有应召入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起初后金政权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而后入主中原,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但在初期一段时间内,形势不稳定,南明政权,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及郑成功等反清势力仍然存在,并进行着顽强抵抗。五世达赖喇嘛心存疑虑,犹豫观望,当在情理之中。二是厄鲁特、喀尔喀蒙古一向信奉黄教,是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重要支持者。五世达赖喇嘛是否应邀入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蒙古的态度。尽管喀尔喀蒙古很支持达赖喇嘛进京,但厄鲁特蒙古尚未完全归附。达赖喇嘛需要选择适当时机。三是由于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久居西藏之人对到内地向持慎重态度,唯恐对身体不利。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离藏东行,较之常人会更为谨慎。

直到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五世达赖喇嘛“遣使奉表,言于壬辰年(即顺治九年——引者注)夏月朝见,并贡方物”^⑤。顺治帝当即表示欢迎,谕曰:“朕体康安。万能金刚

①② 《清太宗实录》,卷64。

③ 《清世祖实录》,卷2。

④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4册。

⑤ 《清世祖实录》,卷45。

佛达赖喇嘛,尔康安否。得喇嘛上表,言辰年夏进京,甚为喜悦”^①。至此,五世达赖喇嘛入觐的时间确定了下来。顺治八年(1651年)四月,顺治帝正式派人往请达赖喇嘛,颁敕谕曰:“喇嘛来信悉,将于辰年夏动身进京。兹为普渡众生,望于辰年秋会见。特遣使臣多卜藏古西为首六人往请,并随带礼物:全鞍马二匹、镶金茶桶一个、镶金酒樽一个、金百两、银二千两、缎百匹”^②。并谕令四世班禅、第巴桑结嘉措等人促成五世达赖喇嘛动身进京。还交给第巴桑结嘉措银二万两,作为达赖喇嘛行前在布达拉前诵念太平经的布施。对五世达赖喇嘛入觐之事,西藏政教界人士作出了积极反应。顾实汗在奏书中称:“仰先知贤者达赖喇嘛东上,我等一再敦促。班禅博克多和我等僧俗人等,咸以为此乃西藏佛教众生之幸,合十敬祷之果”^③。四世班禅亦上书表示要亲自前去说服达赖喇嘛进京,上奏书曰:“圣上多次遣使特谕,至北方世界之巅,芸芸众生祉福之地,迎聘至上先知。今谨奏闻圣上,小僧将亲往劝说达赖喇嘛诣京觐见圣上。为偿此愿,祈上苍护佑”^④。

五世达赖喇嘛入觐时间确定后,清政府开始积极筹备接待工作。

首先,从归化城召来班第达诺们罕,负责筹备有关事项并备顾问。在京城安定门外度城修建度城“喇嘛庙”的黄寺^⑤,作为五世达赖喇嘛驻锡之所。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二十七日,“丈量京城外北建庙之地,班第达诺们罕往,宰牛羊,备案筵宴”^⑥。不久建成。当时的建筑现已无存,具体建筑物和陈设,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顺治八年奉敕就普静禅林兴建,康熙三十三年重修。正殿檐上恭悬御书额曰大乘宝殿。檐前额曰明妙圆澄。殿内额曰妙演三摩。联曰: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图。皆皇上御书。殿前碑亭二:东碑为顺治八年大学士宁完我撰;西碑恭勒圣祖仁皇帝重修记文,碑阴恭勒皇上御制诗。”又据《钦定蒙古源流》载:“城外修建黄墙庙宇,内建三世佛像,达赖喇嘛及随从弟子所居精金,以及库藏,俱装饰威严”。当时住庙的“剃度喇嘛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内管领下及五旗王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庙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内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缺,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⑦。修建庙宇的资金是由工部和满洲王公贵族共同筹措的,这从后来的一桩黄寺失火案中看得很清楚。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初九日,住在黄寺院里的楚楚木端朱布格隆等3人前去殿中念经,香灯引燃悬挂的哈达,所住三间房被大火化为灰烬。在案情调查过程中,发现康熙三年(1664年)十二月黄寺有6间房失火,由于失火房屋原系工部所建,遂令工部在旧址重建。而此次失火房屋则系固山贝子稳齐所建,理藩院因而拟令稳齐重建,但康熙帝未允,降旨“免由稳齐贝子修建,著由部修建”^⑧。足见黄寺虽属敕建,但当初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

①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8册。

②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7册。

③④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47册。

⑤ 黄寺,因位于城北又称北黄寺或后黄寺,相对雍正元年所建西黄寺又称东黄寺。

⑥ 一史馆藏内阁国史院满文档,第29册。

⑦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74。

⑧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本本,829卷57号。

除黄寺之外,还在五世达赖喇嘛途经地方及京城修建其他住房及庙宇。在代噶(今山西凉城)敕建房屋,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中讲,这一处带围墙的汉式行宫,房屋为汉式屋顶。安排喇嘛住守,由理藩院“每年支给米粮”^①。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县)修建怀来庙,“从外藩蒙古要来班第一百零八人,以米里喇木札木巴为师傅入住怀来庙”^②,并从广禄寺拨给挤奶煮茶之人,携眷住寺服侍。经班第达诺们罕提议,顺治帝以“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③,允准在京城修建白塔寺(后更名为永安寺)及白塔(在今北海公园琼华岛)。白塔入住喇嘛班第8人,由西藏喇嘛喇木札木巴管带“烧香燃灯,并且诵经上供”^④。还修有晞 庙,住庙喇嘛亦为108人,由朱喇齐格隆为扎萨克管带。以上各处工竣后,“修建北黄寺、晞咀咀庙、乌斯尼哈塔(即白塔)之工匠,监修章京等,曾飭礼部赏赐”^⑤。因此,当怀来庙落成时,亦对监修官员及工匠进行了丰厚的赏赐。

其次,确定五世达赖喇嘛东行路线,筹措路途所需物项。路线确定为经青海从西宁入边,自三眼井出边,由阿拉善、鄂尔多斯、归化城、代噶而行。这与原先西藏贡使和清政府遣人赴藏均经喀尔喀而行之惯例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路途所需牲畜等各项费用,则令路经地方官员及蒙古王公等分段筹措。如,“青海备乌拉马三千匹、驼六百只”。两渡黄河,专门修造了竹木亭船^⑥。

二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五世达赖喇嘛从拉萨起程,随行人众有3千余人。清政府专程派去迎接的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彦等2员、喇嘛3人及护军跟役200多人一路照料。顺治帝又特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部理事官赵山、广宁、苗张新、礼部理事官翁海、苏纳木、鲁松君,兵部理事官莽萨日、卓奴依、赵吉新,工部理事官恩都、塔比都、赵包恩、常书贵等,以及其助理官共二十员往迎。随敕赐礼物:珍珠、帽、袍、靴、雕金鞍辔、黄表马八匹、手鞭等”^⑦,迎于青海。此后,在五世达赖喇嘛行进途次,顺治帝屡屡派人相迎,赏物慰问。“至西宁甲噶布地方,则钦差郎青喇嘛迎之;径经依库之界,则钦差额星克亲王带领马队二千迎之;行经清河桥,则钦差亲王带领马队三千余迎之。其在途中也,赏给珍珠念珠、嵌珠佛帽、斗篷,并衣服、金鞍、白马及次等马匹者一次;赏发口粮乌拉者一次;赏给无价珍珠念珠者一次;赏赐金顶黄轿者一次;赏赐黄伞、旗帜、日罩各项仪仗,又镶珠袈裟、衣服及别项珍珠者一次;赏发黄伞、红伞四十付者一次”^⑧。从中不难看出顺治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入觐的重视和对其本人的亲切关心。达赖喇嘛在东行途中也始终与顺治帝保持紧密联系,不时派人入奏,告知行抵地点,商议觐见事项、进献佛尊等。

①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题本,823卷30号。

②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题本,824卷17号。

③ 《顺治八年白塔寺碑》,转引自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

④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题本,824卷12号。

⑤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题本,823卷12号。

⑥ 一史馆藏内阁礼科满文史书,第4册。

⑦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47册。

⑧ 一史馆藏宫中杂档。

顺治帝对约见五世达赖喇嘛的地点一开始并未确定,五世达赖喇嘛到达青海后,两次派人进京商议觐见地点,顺治帝谕曰:“朕欲于边外迎迓,迺因西南用兵,羽书来往频繁,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行。特遣亲王、大臣前往,此时只于边内近地相迎可乎。并赐哈达、珍珠、数珠”^①。不久,接到五世达赖喇嘛奏称:“因内地疾疫甚多,改在归化城或代噶地方相见”^②。顺治帝遂允准在代噶地方相见,并谕达赖喇嘛曰:“朕准于边外代噶地方迎汝”^③。五世达赖喇嘛对此非常满意,立即派人入奏表示要兼程前往代噶。

在顺治帝是否出迎五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朝廷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于是,顺治帝向诸臣阐明亲至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理由:一是五世达赖喇嘛随从甚众,在内地歉收之年边外相见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便于安排各种给养。“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④。与此同时,令诸臣就是否亲自往迎一事各抒己见。“满洲诸臣设: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⑤。顺治帝最后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汉臣的意见,决定在北京会见,并将此告诉达赖喇嘛曰:“前者朕降谕旨,欲亲往迎迓。近以盗贼间发,羽檄时闻,国家重务难以轻置,不能亲往。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⑥。五世达赖喇嘛此时的态度也很灵活,决定改变初衷,将随从人众 1974 人留于代噶,仅带 300 人进京。

五世达赖喇嘛经过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北京。这天,在南苑德寿寺,“达赖上谒,上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后,上复登御座。侧设达赖座,奉温谕令登座吃茶,询起居。达赖即于座前恭请圣安,陈述前后藏情形。赏赐筵宴。由部库赏拨银九万两”^⑦。五世达赖喇嘛亦进献念珠、氍毹、蔗糖、叭香及马匹等物。谒见事毕,五世达赖喇嘛移住新建的黄寺。

五世达赖喇嘛在京逗留两个多月,其间受到了清统治者很高的礼遇。顺治帝先是“宴达赖喇嘛等于太和殿,赐金器、彩缎、鞍马等物有差”^⑧。以示欢迎。继而五世达赖喇嘛“亲往皇宫庆贺,钦派内务府大臣前往迎接皇宫。世祖谕曰:朕登座位,尔达赖喇嘛亦同时登座。照前一同吃茶,赏赐大宴。随行第穆呼毕勒罕、摆曲堪布等十五人,亦赐宴暨赏拨银两、缎匹”^⑨。达赖喇嘛将归,又以“遣达赖喇嘛归,上御太和殿,赐宴。并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⑩。宴中,每张桌子上都叠放着 50 个盘子,顺治者用的是金盘,余者都用银

①②③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 47 册。

④⑤ 《清世祖实录》,卷 68。

⑥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 47 册。

⑦⑧ 《清世祖实录》,卷 71。

⑨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

⑩ 《清世祖实录》,卷 72。

盘,场面隆重热烈。总括起来讲,在这段时间里,赏赐物品共达7次。“赏赐黄哈达,金造幔达拉、银造幔达拉、连船、金碗、金盒、净水瓶、金盘、香炉、大莽筒、琐拉、幡伞、幢帜扇者一次;赏赐随人等银两、缎匹者一次;赏赐珍珠斗篷、衣服,并银茶筒、大缎十五匹,各色缎绫连鞍马,又从役每人元宝三个者一次;赏赐黄金五十两、银茶筒、金盘者一次;又黄金五百两,银茶筒、银盘、银万两者一次;又重一千两之大银罐、大缎、金鞍、虎皮、豹皮、獭皮、茶叶百包者一次。又蒙皇太后赏赐黄金百两、银千两、大缎一百匹”^①。

对于五世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人众的饮食,清政府也做了周密安排。“达赖喇嘛每十日羊三十只,茶三十斤,面六十斤,酥油十斤,牛乳三十斤,盐十斤,黄蜡烛十枝;头等第一喇嘛每名每十日羊十只,茶二十包,面二十斤,酥油五斤,牛乳十五斤,盐十两,黄蜡烛一枝;头等第二及二等喇嘛每十人每十日羊十只,茶十包,面二十斤,酥油二十斤,牛乳四斤,盐三斤,灯油十盅;三等四等人从役每十二名每十日羊十只,茶十包,面二十斤,酥油二十两,牛乳四斤,盐三斤,灯油十盅”^②。

达赖喇嘛在京城“每天对数量如大地尘粒一样的具倍众生讲说法,摩顶赐福,赐给所有众生转生兜率天宫的善缘”^③。不久顾实汗遣人进表贡物,兼请达赖喇嘛返回。五世达赖喇嘛也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二十日,以水土不服,身体不适,其随从人众亦患疾病,具疏请归。顺治帝命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奏达赖喇嘛告归之事。“寻议:喇嘛原系特召,当询其情事。其言宜于我则从,不宜于我则已。傥不一加询问,使喇嘛含愠而去,则外国喀尔喀、厄鲁特必叛。一议,不宜询问喇嘛。若询之而不用其言,喇嘛当益含愠而去。我朝荷天之佑,征服各处,以成大业,当年并无喇嘛也。喇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之册印,不加询问为便。奏入,上曰:不必询问事情,止令部臣往谕喇嘛,所云水土不宜良是,但我等始至,亦尝以水土不宜而病,后乃相宜。今喇嘛既来,且留此,从容往代噶。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④。遂开始备办护送五世达赖喇嘛的具体事宜。

三

二月十八日,顺治帝在太和殿宴请五世达赖喇嘛,为之饯行。二十日,达赖喇嘛起程前往代噶,顺治帝派内大臣赏给绝大珍珠朝珠一串,准将原先所赏大伞、旗帜、幡幢、仪仗等,摆列在队伍前面,颇为壮观。顺治帝还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在清河饯行,并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同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领八旗官兵一直送至代噶地方。

达赖喇嘛抵达代噶后,并未立即返藏。此时,一些本想入京谒见达赖喇嘛,但因“宾客

① 一史馆藏宫中杂档。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班禅档 1739—2064。

③ 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

④ 《清世祖实录》,卷71。

过众”^①而未获准的蒙古王公、呼图克图等，纷纷来到代噶拜见达赖喇嘛。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派人前往代噶向五世达赖喇嘛进献马匹、哈达、曼达等物。顺治帝亦派人转赏达赖喇嘛留在代噶的近二千人以银两、缎匹等物。五世达赖喇嘛在代噶月余，派索诺木旺扎奏称：“那日于彼地心肝不适患病，虽经改变水土稍愈，但仍为水土不服之病。我若迟走，今冬不离开青海，便如前奏所言，恐西藏待办之事务积压过多。且青海至西藏间，冬季冰雪严寒，很难行走，人畜受罪，返藏时间更会迟延。为于十一月以前过雪山，拟于四月末起程”^②。对此，顺治帝降旨曰：“著索诺木旺扎返回。达赖喇嘛回返日期，候旨裁夺”^③。于是，理藩院遵旨赏索诺木旺扎“银茶桶一个、缎七匹、毛青布三十匹”^④，而后遣回。这次未立即裁定五世达赖喇嘛起程日期，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护送五世达赖喇嘛返藏事宜尚未备办周全。五世达赖喇嘛在代噶期间，清政府作了以下三件事情：第一，确定护送五世达赖喇嘛返藏并往封顾实汗名号之大臣、喇嘛名单。四月十七日，理藩院尚书尼堪等题称：“达赖喇嘛来朝时，派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理藩院五部官员迎于青海，拨给马匹、盘费。现拟照相迎之例护送，请飭各该四部遣派官员”^⑤。最后确定理藩院派侍郎沙济达喇率员外郎莽佳、额叶图、多齐、瓦色，以及笔帖式2名、领催2名与其他四部所派官员一同送至青海。内大臣囊努克、秀世代、侍卫喇嘛多尔济，归化城得木齐达尔汉囊芬、刚亲嘎布楚5人率八旗护军等送至西藏，并封赏顾实汗以名号。去往西藏官员、喇嘛，仍照先例拨给驿马274匹，人各200两银粮米。第二，筹办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及顾实汗事宜。在开始铸造敕封册印的同时，经礼部题请决定将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印，遣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和理藩院侍郎希达礼赉送至代噶，授予五世达赖喇嘛；敕封顾实汗的册印，考虑路途遥远，不再另外派人，交付钦差护送五世达赖喇嘛的侍卫喇嘛多尔济、大臣囊努克、秀世代等带到西藏，授予顾实汗。第三，备办五世达赖喇嘛返程所需牲畜物项。“将拨给达赖喇嘛乌拉马驼，令四子、古穆、三乌喇特此五旗备马一千五百匹、驼三百只，归化城之土默特备马一千五百匹、驼三百只，自代噶骑至黄河；令鄂尔多斯六旗备马三千匹、驼六百只，自黄河骑至宁夏黄河东岸渡口；自黄河渡口则骑用大库马驼，送至青海”^⑥。考虑到五世达赖喇嘛等人喜食牛奶及酥油，夏季不便在路途携带，经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具题，准“由归化城土默特拨给奶牛五十头送至鄂尔多斯，由鄂尔多斯所给奶牛五十头送至宁夏”^⑦。

敕封五世达赖喇嘛和顾实汗的黄金册印铸成后，由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希达礼于五月初四日起程送往代噶。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册文曰：“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

①③⑤⑥ 一史馆藏内阁礼科满文史书，第4册。

② 一史馆藏内阁蒙文老档，第8册。

④ 一史馆藏内阁满文题本，823卷11号。

⑦ 一史馆藏内阁礼科满文史书，第5册。

护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杭,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金印的全文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①。从此,有清一代历辈达赖喇嘛均沿用这一名号。

五世达赖喇嘛领受册印后,以颁给金册、印、名号之喜庆礼于五月二十五日遣至松木喇木扎木巴奏称:“窃蒙圣上赐金册、金印、尊贵之封号之鸿恩,实不胜欢忭”^②。六月初八日,顺治帝赏松木喇木扎木巴“银茶桶一个、缎七匹、毛青翠兰布三十匹”^③,将其遣回。

清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事毕之时,已准备好路途供顿,故准五世达赖喇嘛“于六月初一起程”^④离开代噶西行。五世达赖喇嘛起程时,顺治帝专门派固山贝子吴达海举行盛宴饯行。七月十四日,五世达赖喇嘛行抵青海,奏报当月即赴西藏,并随书进呈吉祥哈达、悲翠、珊瑚、琥珀、念珠等物。不久,五世达赖喇嘛返抵西藏,在其住刹盛筵款待护送去藏的大臣、喇嘛等人,以及在藏的喀尔喀、厄鲁特宾客,表示对中央政府热情接待的谢意。

另外,囊努克、秀世代护送五世达赖喇嘛到藏后,举行盛大仪式册封顾实汗,将带去的敕封金册、金印授予顾实汗。其册文曰:“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金印的全文是:“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⑤。顾实汗接受册封后,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遣使谢恩,奏称:“皇上胜过缔造万物之如意宝,布仁慈于四海之滨;扬善抑恶,以足众生之望。蒙天恩赏赐金册、金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谨望阙跪接祗领,叩谢天恩。并献珊瑚念珠一串、蓝宝石念珠一串、琥珀念珠一串、毛青梭布五十匹、良马二十匹”。

四

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顺治帝,是西藏宗教领袖与清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不仅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同时使蒙古部众更加倾心归服中央。五世达赖喇嘛入觐,对刚刚建立起全国政权的清政府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对维系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顺治帝敕封五世达赖喇嘛,颁给金册、金印,从法律上确定了达赖喇嘛在宗教上的地位,确认了达赖喇嘛的特权,使黄教势力在西藏乃至整个蒙、藏地区更具统治地位。对清政府来讲,也达到了统治西藏的目的,因为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进京觐见和授受敕封,体现了中央权力及西藏地方对清政府的归属关系。

顺治帝在敕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敕封实际操纵西藏政权的顾实汗,也颁给金册、金印,确定了顾实汗在西藏的政治领袖地位。清朝通过顾实汗间接统治青、康、藏等藏族

①⑤ 《世祖实录》,卷74。

②④ 一史馆藏内阁国史院满文档,第30册。

③ 一史馆藏内阁礼科满文史书,第5册。

地区,可顺利完成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统一;顾实汗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掌管地方行政权力的首席人物,可继续在其势力范围内拥有一切特权,丝毫不损于既得利益。清政府对五世达赖喇嘛和顾实汗的敕封,充分体现了清初对西藏实行宗教和政治分开,以便统治西藏的政策。

五世达赖喇嘛的进京朝觐,还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的进一步传播。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入觐,清帝在京城敕建黄寺、白塔、噶玛噶举庙,额定住庙喇嘛人数,有的支給米粮及日用物品;在五世达赖喇嘛路经地方代噶、怀来修建房屋及庙宇,达赖喇嘛返抵西藏后,应这些寺庙扎萨克喇嘛之请,分别派来喇嘛住庙,传授佛法。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之际,当时年事已高的四世班禅要求往延达赖喇嘛的察干喇嘛筹措缮写《甘珠尔经》的纸张,也如愿以偿,为佛教经卷传世提供了条件。五世达赖喇嘛往返途经蒙古地方,讲经授戒,蒙古王公贵旗纷纷奉献金银、绸缎、马匹等物,达赖喇嘛将这些布施散给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寺庙,这些对以后的蒙藏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1000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